

第一位实用主义者皮尔士及其时代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张留华

虽然相比于詹姆斯和杜威而言，皮尔士往往“名不见经传”，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堪称“美国的康德”、“美国的莱布尼兹”甚至“美国的亚里士多德”。对于这样的思想家，人们通常不禁会问：他为何会遭埋没？

皮尔士不是最为知名的实用主义者，因为很多人是从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一书了解最早形态的实用主义观念。他的实用主义也不是当代最为流行的实用主义版本，因为罗蒂等主流学者只把杜威视为实用主义“英雄”。但他却毫无争议是第一位实用主义者，因为正是詹姆斯把“实用主义”一词的创立归功于他。虽然相比于詹姆斯和杜威而言，皮尔士往往“名不见经传”，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堪称“美国的康德”、“美国的莱布尼兹”甚至“美国的亚里士多德”。对于这样的思想家，人们通常不禁会问：他为何会遭埋没？

1839 年出生的皮尔士，父亲是哈佛大学天文学和数学教授，也是全美最有影响的数学家；姑母和叔父对于数学和化学也都有很深的造诣。当时的皮尔士家族，无论在哈佛还是在整个美国的思想文化界都很有影响。作家爱默生、诗人朗费罗等是他们家的朋友，而更多时候，皮尔士的家庭是各界文人学者们聚会的“沙龙”。

正如思想史上传诵的穆勒父子故事一样，皮尔士父子之间也有着紧密的学术关系。五个子女中，父亲格外喜欢小皮尔士，皮尔士从小显露的才华更是得到了父亲的偏爱。父亲善于激励人且并不墨守成规，悉心指导这个儿子的教育，培养他广泛的兴趣，并宽容对待他的个性。在弟弟的回忆中，童年的皮尔士“不是钻进百科全书类书籍中找寻有关深奥问题的知识，就是与博学的父亲讨论有关科学特别是高等数学和哲学方面的重大问题”。大约 16 岁时，皮尔士开始不断诵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每天两小时，直到后来能够按照父亲要求，对于书中每一部分都提出自己批判性的考察。

1861 年，皮尔士在父亲担任主任的测量局获得第一份职位。直至 1891 年，哈佛大学毕业的皮尔士在测量局工作长达 30 年之久，主要从事大地测量、重力实验等地质学、天文学方面的科学工作。其中在 1878 年，皮尔士出版了他一生唯一的著作《光学研究》。

出于对逻辑学教职的极大兴趣，1879 年 6 月他在保留测量局职位的情况下，接受了作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兼职逻辑学讲师的邀请。当时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最高级的研究生学习机构（杜威便毕业于此），是美国第一个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也是美国首个认识到“大学功能在于知识创造，而教学只是实现该目的的一种必要手段”的高等学校。创办仅仅四年时间，该校研究成果已经可与之前 20 年所有美国大学的总产出相匹敌。100 名左右的注册生，大约 40 名的教师，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精英研究院，可与当时国际闻名的那些德国大学相竞争。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内，皮尔士辛苦往返于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华盛顿的测量局之间，对于逻辑教育倾注了满腔热情。其间，由皮尔士编辑、皮尔士及其学生共同撰写的专题论文集《逻辑学研究》在世界范围赢得了声誉。著名皮尔士学者、前皮尔士编辑项目主任豪塞尔对皮尔士该时期的工作评价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五年，皮尔士每学期教授逻辑，通常既有基础课程也有高等课程。他也开设有关关系逻辑、中世纪逻辑、哲学术语学、概率以及伟人心理学等专题课。之前在美国——也包括其他任何地方，或许除了亚里士多德的雅典学园——从未有这样杰出的逻辑学家发展出集聚如此多优秀学生的一个研究小组。”

不幸的是，皮尔士早期的辉煌并没有维持很久。来自家庭、工作、社会环境的一系列变故令

他无法应对，最终导致事业和生活一团糟。步入晚年的皮尔士，越来越无力承受生活的重担，穷困潦倒的日子令他在精神上备感孤独。1900年，他在写给数学家康托的信中形容自己“不过是生活在美国最东部州里一个蛮荒之地的农民，虽然国家科学院错爱把她的一个院士席位授予给我”。

1903年，皮尔士开始了与英国语言哲学家维尔比夫人长达九年的思想通信，他在信中将维尔比夫人作为哲学“知己”，畅谈自己作为符号学的逻辑学设想。同年，经詹姆斯向校方引荐，皮尔士在哈佛学校内作了有关实用主义的系列讲演；紧接着，皮尔士又应邀在洛威尔学院作了八次题为“有关当前热点问题的一些逻辑话题”的讲演。这些给晚年的皮尔士带来难得的精神慰藉。1914年4月19日，皮尔士在异常穷困中因患癌症去世。皮尔士把几乎全部的生命奉献给他的理论研究，除了一大堆未发表的手稿，其他所剩无几。

皮尔士一生悲剧的意义更多在于：他的“绝望无助”有可能并不是源于他没有能力实现他的学术抱负，而更多是由于其学术能力之外的社会原因。他几乎天生地不能适应当时的世俗社会。由于受到父亲的娇宠，皮尔士的诸多鲜明个性使其长大后简直成为一名“纨绔浪子”。他的这些个性锋芒以及怀疑主义的非正统宗教信仰，令当时保守的美国上层社会无法容忍。

作为一位“天真”的求真者，皮尔士坚持认为哲学家可以在无意伤害对方的前提下进行毫无保留的相互批评。这一点反映在皮尔士一生中对他尊敬的许多人包括詹姆斯、罗伊斯、施罗德、黑格尔、康德等看似刻薄的尖锐批判上。而在职业生活中遭遇不公对待时，他试图以学术或科学上的理由来辩护，但结果总是失败。当皮尔士失去固定工作而打算自己投资创富的时候，美国经济出现了大萧条。1893年至1894年，一场毁灭性的经济萧条冲击了美国。这使得皮尔士在庄园上的投资计划彻底摧毁。面对社会大环境的巨变，皮尔士几乎无计可施。

布伦特在《皮尔士的一生》一书中用“瓶中黄蜂”来描绘皮尔士执著一生的形象。但从另一意义上看，这个瓶子更像是“象牙塔”：在塔内，皮尔士的心灵是自由而有力量的，而每当他试图直接奔向塔外时，总是四处碰壁。